

# 太陽剛剛出山

馬 烽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〇年·北京

## 内 容 说 明

这里所收辑的几篇短篇小说，都是作者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的新作。在这些作品中，作者以其朴素的笔触，生动、真实地反映出人民公社化前后，农村中一日千里的新面貌；同时也精湛、细腻地刻画了在大跃进中农村新人物的崇高品德。

##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）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售

\*

字数 65,000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3 插页4

1960年3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(精) 0001—2,000  
(平) 00001—5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20·1454

定 价· ( 3 ) 0.31元

## 目 次

难忘的人.....	1
沈大媽.....	15
“停止办公”.....	22
“重要更正”.....	29
我的第一个上级.....	39
老社員.....	56
临时收购員.....	68
太阳刚刚出山.....	77

## 难忘的人

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从甄家庄去火车站，中途搭上了一辆拉货的马车。车上除了几捆空麻袋之外，还坐着一位少校军官，大约也是到火车站去的。这人年纪有三十多岁，高个子，宽肩膀，粗手大脚。乍看起来真像个大力士，可是仔细一看，不由得使人吃惊。他的脸色十分苍白，沒有一絲血色，左脸上有一条长长的伤疤，从眉梢直通到腮帮，伤疤是红色的，越显得脸色苍白了。他穿着整齐的军官制服，胸前佩着两枚勋章綬带，看样子是个曾经在战场上东征西战过的人物。

我坐在少校的对面，发现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，好像有满腹沉重的心事。开头我只是和赶车的闲聊天，什么火车几点钟到站啦，铁路改成宽轨啦，等等。少校一口接一口地吸着烟，呆呆地望着喷出来的烟圈，一句话也不讲。后来听我们谈起了抗日战争，少校忽然开口了，他好像有满肚子话早就要向人說，终于找到个机会，恨不得一下子都傾倒出来。一路上他滔滔不絕地說着，我們靜靜地听着。

他讲的是他自己在第一次負伤以后的一段經歷……

我第一次負伤，是一九四二年冬天。有天夜里，我們連奉命去襲击晋中平川柴庄的敌人据点，任务是解救十几个被俘

的地方干部。那次战斗，进行得非常顺利。我们把那十几个地方干部救了出来，连忙就回返根据地。可是没走五里路，附近各据点的敌人出动了。连长命令我们第三排留下来阻击敌人，掩护其余同志撤退，于是我们便趴在一条干水渠后边，和敌人接火了。

敌人的火力相当强大，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，敌人接连向我们阵地猛冲了三次，每一次都被我们用手榴弹砸下去了。我们坚持了有两个钟头，估计前头的队伍已经上山了，排长才命令我们边打边退。我刚跑了几步，忽然腿上中了一枪，紧接着一颗炮弹在我跟前爆炸了，我只觉得脑袋里“轰”地一声，就失去了知觉。

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四围没有一点声音，东方已经亮了。我身上盖满了泥土，左腿痛得要命，头脑昏昏沉沉。我挣扎着坐起来，向四下里一看，只见地上到处是炮弹坑，这里一堆子弹壳，那里一滩血污，血把绿色的麦苗都染红了；在渠堰附近，七横八竖地躺着好几个人，从衣服上我认出其中有两个是自己的同志。我连忙爬了过去，希望他们是活着的，可是等我到跟前一看，我哭了……

我孤伶伶地坐在那里，心里翻来复去打着主意，爬回根据地去吗？根本不行，要知道这里是敌占区啊，路上随时可以碰到敌人！就待在这里吗？更不行，万一敌人来打扫战场，那算完了。想来想去，觉得只有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，夜里再想办法。可是到处是平坦坦的耕地，哪里有什么可隐蔽的地方？我向远处看了看，只见右前方有一条公路，公路上不时有骑自行车的人来来去去；左边二里来远的地方，却是敌人的一个据

点，隱隱約約可以看到炮楼上的膏药旗在摆动。我的处境簡直糟透了，这該怎么办呢？后来我发现靠近据点那面有座古坟塋，便决定先爬到那里躲起来再說。我把枪背起来，順着地楞慢慢向那里爬。一不留神，受伤的那条腿在界石上碰了一下，疼得差点昏过去。我咬着牙，掙扎着繼續往前爬，費了九牛二虎的气力，才算爬到。刚一爬到坟地里，我就昏过去了。

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，忽然觉得有一只冰凉的手，在我胸口上摸来摸去。我大叫一声，猛一下就坐了起来。睜眼一看，只見有个人吓得跌倒一旁了。我連忙拿起枪来对准他。这时我才看清原来是个老头，大約有五十来岁，身个很小很瘦，小圓臉，臉上滿是皺紋，留着两撇八字鬚。身上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黑棉衣，样子像是个普通农民，可是头上却戴着頂旧礼帽，很有点像汉奸。他見我拿枪对着他，反倒鎮靜了，臉上現出又惊又喜的样子說：“啊，这可好了，这可好了。把枪放下，小心走了火！”我沒有理他，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他接着又說道：“伸开腿，我看看伤厉害不厉害。”他說着蹲下来解开了綁带察看我的伤势，摸摸这里，按按那里，問我疼不疼，后来又要我轉动脚腕。他察看了好一陣，站起来搓着两手說：“老实告訴你吧，沒伤着筋骨，不过也得赶快上点药子。要不，发潰了也够受的。”

开头我对他保持着警惕，枪口一直沒离开过他，可是看起来这老汉沒有一点恶意，我也就比較放心了。我問他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什么人？”老头說，“老实告訴你，我是外科先生，今天碰上我，算你走运。別怕，我回去給你拿点药来。老实告訴你，

我家里有最好的刀創药子，敷上包你好。”他說着匆匆忙忙走了。我了着他跑到大会上，向据点里去了，心里不由得又結了一块疑团。他真的是医生嗎？真的是拿药去了？还是玩什么花招？是不是看到我手里有枪，沒法下手，回据点叫人去了？我真想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可是又一想，如果他真是去叫敌人，我爬不出半里地就会被追上的。最后我还是决定留在那里，心里說：“如果他真要叫来敌人的話，老子就和他們拚了，反正我得捞点本錢回来。”我这样想着，連忙把手榴彈解下来，搗开保險盖，拉出了火綫，又把枪檢查了一下。一切都准备好，心里也就平靜了。这时不由得想起連里的同志們，我想他們大概以为我牺牲了，同志們一定很难过，說不定还会派人到平川来找我的尸体哩！我一边这么胡思乱想，一边趴在坟后向据点那里了望。

天色阴沉沉的，好像要下雪的样子。通据点的路上，連个人影也沒有。我心里說不来是什么滋味，說不清是怕那个老头来，还是盼那个老头来。等了很長時間，老头沒有来。我想他一定不来了，就算他是个好人，就算是个医生，难道敢在敌人鼻子底下来救八路军？他真的不要命了？我想不来也好，只要他不向敌人报告，天黑以后，我就可以慢慢爬回根据地去。正在这时忽然听到背后有脚步声，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忙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老头来了。只見他跑得滿头大汗，身上披着件老羊皮袄，鼓着个大肚子。他一見我就說道：“老实告訴你吧，要不是怕敌人看見，我早来了。繞了总有五里路。”他說着蹲下来，好像变戏法一样，从怀里掏出好多东西来，几个饅头，几个鸡蛋，一个軍用水壺，一个洋磁茶碗，还有一个黄布小

包包。他一面往外掏这些东西，一面問我道：“老实說，刚才想什么来？一定是以为我叫敌人去了，是不是？”我想起刚才对他那些怀疑和猜测，感到有点惭愧，忙分辯道：“我什么也没想。”老头笑了笑說：“手榴彈火綫都拉出来了，还騙人哩！你做对，像个八路军。”停了一下又說：“餓坏了是不是？你想打了一夜仗能不餓？不过老实告訴你，先得看了病才能吃这些东西，要先吃饱，病就不好治了。”

这时他已經把那个小黄包解开了，里边有棉花、布条、刀剪剪一堆东西。我不由得說：“你真的是外科医生？”他說：“那还能假了，老实告訴你吧，方圆十里八里也有点名气哩！你别怕，这点小病不算个啥！来，现在就給你露一手！”他說着把我从坡后面扶下来，要我趴在地下。等我趴下之后，他一屁股就坐在了我背上，把我的左腿曲回来，把脚夹在他两膝間。他不知用什么东西把一块布条，从伤口中間填过去了，我觉得他好像拉着布条在伤口里扯来扯去。我真沒想到他給我这么大的洋罪受，当时疼得簡直要死了，不由得大喊大叫起来。他扭回头来很严厉地說道：“你叫喊什么？怕敌人听不見嗎？”說着随手扔給我一块手巾說：“老实告訴你，自己填到嘴里，咬着点牙。”

我順从地把手巾填到了嘴里，死勁用牙咬着，可是仍然疼得渾身顫抖，我觉得真不如死了好。这时只听他說道：“老实說吧，想当年关云长刮骨疗毒，吭都沒吭一声，八路军嘛，連这点骨头也沒有？你看看那些老八路，嗨！可真够得个八路军，被敌人逮住以后，压杠子，灌辣椒水，拿燒紅的火柱燙……至死都不叫喊一声。我可見過硬骨头。去年我們村里沒扎据点

的时候，八路军黄河部常在我們村里駐。有个刘排长，那可真是个好样的。有回在宋庄和敌人打了交手战，刘排长和个日本小队长抱在一块滚打起来。他一下把手榴彈拉开了，敌人倒是炸死了，可他自己的左眼珠也給崩出来了，一条肉綫吊着眼珠，在臉上晃来晃去，他一伸手扯下来把眼珠扔了，繼續和冲上来的敌人干。等到打完仗把他抬下来的时候，滿身滿臉都是血，連我看見都吓坏了，可是他吭都沒吭一声。你看，那是什么样的人，簡直是鉄打的……”

他滔滔不絕地讲着这一类的故事，讲得有声有色。我死命咬着他扔給我的那块手巾，两手抓着地上的枯草，黄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下来，滴在枯草上，很快就凝結成了冰顆。我疼得差点昏过去，可是听他說着这些英雄故事，实在不好意思喊出声来，只好尽量忍着。又过了好大一陣，他从我背上站起来，我觉得好像搬走了一座大山，痛痛快快松了口气。他随即把我扶起来，靠着一棵大松树坐好。我低头一看，只見左腿已經完全綁扎好了，地上扔着好多沾滿血污的白布条和血棉花。他一边用乱草揩抹手上的血污，一边用贊叹的口气对我說：“好样的，像个硬骨头，老实說，刚才我真怕你受不住哩！”我只苦笑了一下，渾身都軟癱了，肚子餓得“咕咕”乱响，連說話的气力也沒有了。我真想吃东西。他看了我一眼，忙把那些吃的东西拿过来，說：“快吃点东西吧，我知道你餓坏了。可是刚才不敢让你吃，你想，你这么高大，这么壮实，吃饱喝足我能斗得过你？”我什么也不顾了，抓起馒头就往口里填。他笑着拦住了我，随手从軍用水壶里倒了一碗水，递給我說：“先喝点水再吃。要不，干的咽也咽不下去。”

我狼吞虎咽地吃东西，他一面收拾那些刀刀剪剪，一面說道：“昨夜打得真凶啊！把窗戶上的紙都震破了。你們是从西山下来的吧？”我点了点头，沒有說話，因为我嘴里填滿了饅頭。他接着說道：“打得好哇！老实告訴你吧，起先我們只当是八路軍攻碉堡来了，后来才听說是把柴庄監獄劫了。鸡叫时分，我从門縫里看見敌人抬回好几个彩号，我就怕有受伤的同志留在戰場上，果然就有。”

我忙問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“找到的呀！我在你們打仗的地方找了好半天。”他停了一停又說：“你一路上流下好多血点，要不也想不到你会躲在这里。不要怕，老实告訴你，那些血点我已用土盖住了。”

我心里說不來是多么激动，我只說这里是敌占区，是敌人的天下，沒想到就在敌人的心臟里，仍然有我們自己的人。

他把刀刀剪剪收拾好，把地上的那些血布血棉花埋掉，然后拔了好多枯草，鋪在两个坟堆之間。这时我也吃饱喝足了，他便把我扶到鋪好的草堆上，把他的皮袄脫下来給我盖到身上，然后又拔了好多草盖在上边，拍了拍我的头說：“沒法子把你弄回村里去，就在这里睡吧，唉！这年头……”他臉上显出了难过的表情，好像很抱歉。我紧紧地抓着他的手，不由得感动的哭了。我說：“老大爷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死也不会忘記的。”他說：“別說这些沒用的話了。只要你好了伤疤忘不了疼就好。你知道，日本人欺侮得老百姓可沒法活了。”停了一下又說：“好好睡吧，只要熬到天黑就好办了。我回去給你想办法去。”他說完就走了。

等他走了之后，我忽然想起件事来：我怎么不問一問老大

爷的名字和这个据点的村名？连救命恩人叫什么都不知道，将来找谁啊！我越想越生自己的气。后来我想，晚上他一定会来的，那时候，我一定要把这些底细打问清楚，将来抗战胜利以后，我一定要回来看望他，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孝敬他……想着想着，迷迷糊糊就睡着了。

这一觉睡得简直像死过去一样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当我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很暖的窑洞里，太阳从窗户上射进来，窑里显得很明亮。我们连长、指导员，还有我们排长和卫生员都在那里。他们见我醒过来，都高兴地过来向我问候。我奇怪极了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简直像做梦一样。后来他们才告诉我说，昨天夜里，平川里的老乡们把我抬着送回来的。我忙问道：“那位老大爷呢？就是那个小个子老头，走了没有？”排长说：“平川的人没到山上来，是我们派下去打扫战场的同志，半路上接回来的。”我一听可泄气了，我真后悔自己睡得这样死，把机会也错过了。

当天吃了早飯，我就被轉送到了后方医院。我心里說，将来再回到前方的时候，一定要想法打听那位老大爷的姓名。在医院住了三个月，等我伤好归队的时候，我们部队已经調到大青山去了，我也只好跑到大青山。

从此以后，我们部队再沒有到过晋中边山一带。老大爷的姓名也就无从打听了。一晃就是十五年，这期间我参加了保卫延安、解放大西北等战役，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。先后負过六次伤。每次負伤之后，都是靠我们医务人员尽心竭力治疗，才恢复健康的。他们为了救我，甚至給我輸过他们自己的血。我当然很感激他们，可是最使我难忘的，还是那位老

大爷。我常常想起他老人家，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姓名，可是他的声音笑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每逢我在战场上想起这位老大爷的时候，就什么危险都不顾了，凭空给我增加了不少勇气。可是在平时，一想起这位老大爷来，心里就非常难过，我觉得很惭愧。他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救过我的命，如今全国解放了，我从战士成了副团长，从光棍汉变成了两个孩子的爸爸，生活比以前好得多了，而我对这样一位救命恩人一点报答也没有。这事简直变成我最大的思想负担了。我好多次想给老人家写封信，可是往哪儿写呢？我只知道他在平川，离柴庄不远，可并不知道在哪个村，而且写给谁呢？一想到这里，我就恨我自己，当时为什么不问一问老人家。后来我想只有亲自到晋中平川去访问他，既然这个村离柴庄不远，只要多跑几个村，一定会找到这位老大爷的。可是工作一直忙得离不开，直到最近组织上调我去北京学习，才算有了机会。

我提前交代了工作，绕路到了山西，我想这事一定要费很大周折，谁知太容易了。昨天晚上我到了县委会，刚把我那次负伤的地点和老六爷的样子说了一下，县委刘书记就说：“这一定是太和村白万福老汉。小个子，长着两撇八字胡，说起话来老爱说‘老实告诉你’，是吧？没错，是白万福老汉。”谈起来，我才知道刘书记抗日时期就在这一带工作，他对白万福老汉很熟悉。他告诉我，这老汉从前并没有正式学过医，年青时候，他给城里一家大杂货行赶大车。当时和他一块赶车的一个老汉会接骨、扎霍乱、治外伤，他们常常一块拉货跑长脚，慢慢他也就学会了那么几手。后来杂货行关了门，他回到村里种地，村里人知道他懂点医道，有人跌折胳膊腿破腿，就常去

找他。他本事并不高明，可是治病很热心，只要听说有病人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不管三更半夜，随叫随到。遇到贫苦人家，还得白贴刀创药子哩。因此找他看病的人很多，慢慢也就有了点小名气。抗日战争初期，太和村驻过八路军卫生队，老汉帮着卫生队干了两个月，又学了点治战伤的本事。后来这一带变成了敌占区，他就成了游击队和暗民兵的义务军医了。全国解放以后，他又在县里的中医进修班学习了三个月，现在是太和村农业社医疗站的外科大夫。

当时我问清去太和村的路径，今天一清早就动身了。路上我几乎是小跑，一口气跑到目的地的时侯，还不到晌午。在村边上我碰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，她正在一小片菜地里摘豆角，我向她打听白万福老汉住在什么地方，她用两只又黑又大的眼睛望了望我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引你去。”说着一蹦一跳地跑过来，两条小辫像货郎鼓似地甩动着。路上她忽然问我道：“叔叔，你以前在我们这里打过日本？”我说：“打过。”她接着又问道：“白大爷救过你，是不是？”我点了点头，心里感到很不好过。连这么大的小孩都知道这件事，可我一直拖了十五年才来看望老人家，我想老人家一定把我当成个忘恩负义的人了。

小姑娘一直把我领到了农业社医疗站。屋里有好几个人，我一眼就认出了白万福老大爷。他和我记忆中的老大爷一模一样，只是头发胡子花白了，但精神很饱满，红光满面，脸上的皱纹好像也舒展了。我们进去的时候，他正在给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开刀。小孩食指上长了个脓疖，肿得像个小棒槌。小孩见了刀子大哭大喊，在他母亲怀里乱蹦乱跳。只听白万福老

汉向小孩說道：“小貴，不要怕嘛！老实告訴你，一点都不疼，只要輕輕划一下就好了。”小貴仍然哭喊蹦跳，猛一下掙脫他母亲的手，往外就跑。这时正好我站在門口，白大爷一眼看見了我，就像喊口令的一样對我說：“給我抱住！”我連忙把小貴捉住，緊緊摟在怀里。这时白大爷一面給他指头上塗碘酒，一面說道：“你不是說大了要当解放軍嗎？連这点骨气都沒有还行？老实告訴你，解放軍要的都是硬骨头。你不信問这位解放軍叔叔，从前，有次他挂了彩，我給他开刀的时候，連哼都沒哼一声。不信你問他。”我听了白大爷的話，心想他已經認出我来了，心里又高兴又慚愧。他的話居然在小貴身上也发生了作用。小貴扭过头来用惊奇的眼光望着我，含着两眶泪，可是不再哭了。就在这时候白大爷把膿疔割开了，挤出了好多花紅膿血。他給上了些药，包扎好以后，对小孩的媽說：“不要給着水，明天再看一看就行了。”小貴媽說了几句感謝的話，引着小貴走了。

这时引我来的那位小姑娘忙說道：“白大爷，这位解放軍叔叔是来找你的。”

白大爷一边收拾那些家具，一边扭头望着我說，“找我？有事嗎？哪儿不舒服？”

他以为我是看病来了。看样子他刚才向小貴讲的那些話，只不过是順口編来哄小孩的，他根本没認出我来。

我說：“老大爷，我是专来拜望你老人家的，抗日时期我負了伤，你救过我。”

“哦，想起来了。”他楞了一下，好像猛然醒悟过来似地說。一边忙和我握手，一边繼續說道：“今年春天你來信不是說調

到西藏嗎？怎麼沒去？”

我知道他認錯了人，忙說：“我沒有給你寫過信，我早就想寫，因為不知道通訊地址，所以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趙本根？”

我說我叫張清河。接着說了說我掛彩的時間、地點和經過的情形。他想了半天，忽然兩手一拍說：“對，對，有這麼回事，有這麼回事。你不說我早忘了。”

十五年來，我每逢想起這事來，心裡就感到很大的不安，總怕他老人家把我當成個忘恩負義的人，誰知他竟然把這事忘記了！很显然，在那些艱苦的日子裡，他不知道搶救過多少人，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。我不由得對他肅然起敬，這個瘦小的老头，這個多少懂點外科常識的普通老百姓，他對於革命有多麼大的貢獻啊！我正出神地想着，只听他又說道：“怎麼樣？傷疤大小？我看看。”

我只好挽起褲子讓他驗看，他看了看，皺着眉頭說：“怎麼弄下這麼多疤？”

我告訴他說只有一小點是那次的傷口，其餘都是在朝鮮作戰時炮彈炸的。他又問我臉上是怎麼搞的。我告訴他說這是保衛延安時候留下的紀念。

“受過幾次傷？”

我說：“連那一次，總共是七次。”

他听了緊緊握着我的手，口中喃喃地說：“老實說，革命真不容易呀！要沒有你們，可成不了今天的社會呀！”

正在這時，外邊有人叫他吃飯，白大爺要我一塊到他家去。我們便相隨着走出來。走到大門口，只見引我來的那個

小姑娘正向街上的人說：“我一猜就猜对了，去年来的那个解放军叔叔，也是白大爷救过的。”

白大爷住在村东口上，房子已經旧了，家里收拾得很干净，墙上鏡框里挂着好几張解放军军官的照片，其中有一張是个一只眼的中校，胸前挂滿了奖章，我想这大概是从前他讲过的那位刘排长了。

他家里只有一个老伴，見了我很亲热，特意炒了一盘鸡蛋招待我。我們一面吃飯，一面閑談。我問起了那次送我回据点的情形。他告我說，那次差点闖下亂子。他們送了我回来的时候，天已經明了，一进村就被敌人捉往关了两天，后来还是全村人保出来的。幸亏担架寄在村外沒带回来，要不然可糟了。

我們正吃飯，忽然門外跑进个人来，滿头大汗，一进門就急急慌慌地告訴白大爷說，康家堡有个年青小伙子把腿跌坏了。白大爷一听，飯也不吃了，跳下炕来收拾东西就要走。这时，我办了一件很糟糕的事。……

这次我动身来看白大爷之前，买了很多礼物准备送他。可是上了火車，才发现东西給警卫員包到行李里边，一块起行李票寄到北京去了。我只好空着手来了。这时我一見他急着要走，我也急了。因为今天下午我要赶到車站去。我这么远来了一趟，不能不表示表示我的心意。当时我掏出了二百块钱，恭恭敬敬地送給老大爷，我想让他自己买点喜欢的东西。給自己的救命恩人送点礼，这也是人之常情，誰知道这下惹他生气了。他好像受了侮辱似的，臉色忽然变得很难看，一字一板向我說道：